

外国文学名著大系

欧也妮·葛朗台

[法] 巴尔扎克 著

王南方 译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欧也妮·葛朗台

〔法〕巴尔扎克 著 王南方 译

责任编辑：宋木铎 特约编辑：丁放鸣

*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

(570206. 海口南航路侨企大厦 B 座 6 楼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7

字数：142 千字 印数：10001—13 600

ISBN 7-80609-310-9/I·59

定价：16.50 元

献 词

致玛丽亚：

你的肖像是这本著作最漂亮的装饰。愿你的名字在这里像一个被赐过福的黄杨枝子，为了庇佑家室，不知道从哪棵树上采来，经过宗教的圣化并被虔诚的手所更新，因而永葆常青^①。

德·巴尔扎克

① 基督教为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用黄杨枝子或棕榈叶子表示欢迎，通常在复活节前一星期举行，称为“树枝节”。

目 录

小城资产阶级的发家史.....	(1)
巴黎来客	(35)
苦恋	(56)
爱的许诺	(96)
凄风冷雨.....	(145)
如此人生.....	(184)
结局.....	(208)
译后记.....	(211)

小城资产阶级的发家史

在外省的某些城市里，有些房子凄凉寂静，看上去就像那最阴森的修道院、最荒凉的旷野、最凄惨的废墟。修道院的寂静、旷野的单调、废墟的疮痍，这类房子也许都有一点。里面的生活起居死气沉沉，要不是听到街上有生客的脚步声，窗口里会突然探出一个头来，那道士一般的脸上呆滞无神、淡漠而冷冰冰的目光把他瞪上一眼的话，外乡人到了这里还会以为这些房子是无人居住的空房呢。

索米尔城里有一所住宅，外表就这样凄凉。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，通向上城区的古堡，那所房子便在街的尽头。现在很少有人光顾的这条街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有的地方阴暗得很。不过也有惹人注目的地方：走在小石子铺成的路面上会发出清脆的响声，路面干爽而洁净，狭窄而蜿蜒；两边的房子廓落幽深，坐落于城脚，属于老城区的部分。

上了三百年的房子，虽是木结构，但还很牢固。它们的外表各不相同，索米尔城的这个地区特别引起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注意。你走过这些房子，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，梁木两头的雕刻形象怪模怪样，它们大都固定在房子底层的上头，成为一条条黝黑的浮雕。

这里房子的梁木上盖着石板，摇摇欲坠的墙壁上形成了一条一条的蓝色图案，木料支架的屋年久月深，曲曲弯弯；日照雨淋，椽子腐朽，挠曲弯蜷。底下露出的窗槛腐朽黝黑，精巧的雕刻已模糊不清，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，窗槛似乎难以承受那栗色的花盆。更远一些的地方，门上饰有粗大的钉子，我们的祖先惯于在门上刻上些希奇古怪的文字，其含义是永远没法搞清的：要么是一个新教徒在表明他的信仰，要么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。也有一般庸人、市侩刻些徽号及他们那被遗忘了的光辉政绩的。一部法兰西史整个地刻在那上面了。旁边是摇摇欲坠的房子——房子的墙壁粉刷得十分毛糙，是工匠的杰作——紧挨着它，耸立着一座乡绅的住宅，半圆形石门框上的贵族徽号，经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震撼全国的革命运动的摧残，还依稀可见。

在这条街上，做买卖的底层不是小铺子，也不是大商店，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，可以在那里找到我们上一辈那简陋得近乎幼稚的刀艺工场。低矮的店堂没有门面，没有陈列商品的橱窗，没有装配玻璃，很深很暗，里里外外没有装璜。实心大门分上下两个部分，上面毛毛糙糙地钉了铁皮；上半截朝里开着，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，不时地开开，又关上。门旁窗槛上，一排厚实的护窗板，白天卸去，晚上装上，外面有落锁的铁门。这间地窖式的潮湿店堂就靠大门的上半部，或者窗洞与天花板之间的空间，透进空气与光线。窗槛下的墙壁下面，是商品陈列的地方。招徕顾客的装饰，在那里是绝对没有的。货物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：或是摆上两三桶

食盐和鲑鱼，或是几捆帆布与绳索，楼板的梁木上挂着黄铜丝，靠墙放一排桶箍，或者在架子上放几匹布。

走进门，会有一个干干净净、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围着白色方围巾，手臂红红的，她会立刻放下手中的编织物，叫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。你买两个铜子的东西也罢，两万法郎的东西也罢，他待你或者冷若冰霜，或者满腔热忱，或者大模大样，这要看店主的性格了。

你可能见到一个卖酒桶木料的商人，他坐在门口同邻居摆龙门阵，两个大拇指在胸前绕来绕去。从表面上看，他只有些劣质酒瓶包装箱木板或两三捆木板条，但是安茹地区所有的箍桶匠，都是在他那存货充足的码头上购料的。他知道，葡萄如果收成好，他能卖掉多少木桶板料，估计的准确性十有八九。一天的太阳能教他发财，下雨一天能让他亏本：酒桶的价钱，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。

这个地方像都兰地区一样，生意人的命运控制在变化无常的天气里。种葡萄的、有田产的、木材商、箍桶匠、店老板、船夫，都切盼着太阳；晚上睡觉，生怕明早起来听说隔夜里结了冰；他们担心刮风、下雨、天旱；他们一忽儿又要雨水，要天气转暖，要天上有云彩，随心所欲。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争多要少，没完没了。晴雨表能轮番叫人发愁，叫人欢笑，叫人高兴。

这条街从前是索尔米城的主街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“会是黄金般的好天气！”家家户户都这么估算着。因此人们总是这样回答他的邻居说：“天上下金子呢。”因为他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雨会带来的利益。在天气美好的季节里，到了星期

六中午时分，你就甭想买到一丁点儿东西。因为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，一方小园地，他也要下乡去忙乎两天。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，买呀、卖呀、赚呀。不过，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天的功夫用来打哈哈，评头品足，或刺探旁人的私事。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，邻居没有不问她丈夫那只竹鸡是否煮得恰到好处的。一位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，不可能不让所有的闲人瞧到。可见大家都是开诚相见，表里如一，那些无从窥测、又暗又静的屋子，并藏不了什么秘密。

一般人差不多都在露天里过活：夫妇坐在大门口吃中饭，吃晚饭，争论拌嘴。街上的行人，没有一个不被他们研究一番的。从前一个外乡人到了外省，免不了家家户户都要取笑他一番。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，昂热人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，因为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

早年，本地的乡绅全住在这条街上，街的上头都是些古城老宅。那时世道人心都还朴实，只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那种风气现在是一天一天不见了。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房子，就是这种老宅中的一座。

在这条古朴秀丽的小街上，连偶尔遇到的小事也能唤起你的回忆，总体的印象会不由自主地令你陷入沉思遐想。七拐八拐走过去，你可以见到一个幽暗的凹进去的去处，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隐在这个处所的中间。

在外省，把一个人的家称做府上是有些分量的；不说说葛朗台的身世，就无法掂出这个称呼的分量。

葛朗台先生在索米尔城的声望，自有它的前因后果，那

是从没在外省居住过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。葛朗台先生——有的人称他为葛朗台老头，但这样称呼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——在一七八九年上就是一个很富的箍桶匠，他识字，能写会算。共和政府在索米尔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，他正好四十岁，才娶了一个富裕木板商的女儿。他拿自己手中的现款和他女人的嫁资，凑足二千金路易，去了一趟县政府。标卖监督官是个见钱眼开、残暴无道的共和党人，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送给了他，这样葛朗台以低廉的价钱，即使不算正当，至少是合法地买到了县里最好的葡萄园，还有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田。

索米尔城的居民很少有革命精神，在他们眼里，葛朗台老头是个胆大的家伙，共和党人，革命分子，关注新潮流的人物；其实这个箍桶匠只关心自己的葡萄园。他被任命为索米尔县的行政委员，他在政治与商业上的温和影响充分地显露了出来。在政治方面，他庇护过去的贵族，变着法儿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政府标卖；在商业方面，他给革命军提供了一两千桶白酒，代价是把某女修道院上等的草地给他。这牧场本来是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产业。

在执政府时期^①，葛朗台这家伙当了市长，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不含糊，可他的葡萄收入更好。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^②，他又成了葛朗台先生，因为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，派了一名大地主，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乡绅取代了有红帽子

① 执政府时期（1799——1804），即拿破仑执政时期。

② 第一帝国时期（1804——1814），为拿破仑所建立。

嫌疑的葛朗台。葛朗台丢掉市长的头衔，并不惋惜。在他的任期内，为了本城的利益，已修了几条上等的公路直通他的产业。他的房产与地产在登记的时候，占了不少便宜，纳税很轻。他各地的庄园登记造册之后，靠着他那坚韧不拔的经营，他的葡萄园在当地独占鳌头，无与伦比。用上这两个形容词是说明这园里产的葡萄能酿出极品佳酒。总而言之，他简直有资格获得荣誉勋章。

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。当时葛朗台先生五十七岁，他女人约三十六岁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爱情结晶、独养女儿才十岁。

大概是老天见他丢了官，要安慰安慰他吧，他在这一年接连得了三笔遗产，先是葛朗台太太的母亲德·拉戈蒂妮埃尔的，接着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德·拉贝尔特里耶尔先生的，最后是葛朗台的外婆让蒂耶太太的。这些遗产数目之大，谁也说不清楚。这三位老人爱财如命，一生一世都在积聚钱财，为的是私下里摩挲把玩。德·拉贝尔特里耶尔老先生视放债为挥霍，认为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放高利贷更实惠。所以他们积蓄了多少钱财，索米尔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去估计。

葛朗台先生于是获得了一个新的头衔——贵族头衔，那是我们不管怎么讲平等也是抹煞不了的，他成了县里“纳税最多”的一个人物。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庞^①，收成好的年份可产七八百桶酒。他还有十三处分成制租田，一座老修道院——修道院的窗子、尖拱、彩绘大玻璃窗，一齐从外面堵

① 旧时土地面积单位，一阿尔庞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，视地区而定。

死，既可不纳税，又保存了那些东西。此外，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庞草地，上面三千株白杨是一七九三年种的。他住的房子也是他的产业。

这些是他看得见的家产。至于他的现金数目，只有两个人大抵知道。一个是公证人克吕肖，他是替葛朗台放债的。另一个是德·格拉森，索米尔城最有钱的银行家，葛朗台认为在合式的时候同他暗中合作一下，是有利的。在外省要被人信任，要挣家业，得偷偷摸摸地干；老克吕肖与德·格拉森虽然深得葛朗台的信任，在公开场合对葛朗台仍免不了要毕恭毕敬，让旁人看出这位前任市长的资力有何等的雄厚。

在索米尔城，没有人不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人金库，一个藏满金路易的处所，说他夜里瞧着一大堆黄金，快活得无法形容。吝啬鬼们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因为瞧见那家伙的眼睛都是黄澄澄的，染上了金子的色彩。一个惯于靠自己的资金赚暴利的人，像色鬼、赌棍、马屁精，眼风自有那种难以形容的习性，一幅鬼鬼祟祟、贪得无厌、神秘莫测的模样，是决计瞒不过他的同道的。凡对什么东西着了迷的人，这些表现相去无几。

葛朗台是老箍桶匠，又是种葡萄的老手。他老谋深算，什么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一千只木桶，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，他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。他的投机事业从来没有失败过，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时，他老有酒桶出售；他把酒存藏起来，等到每桶涨到二百法郎才抛出去，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一百法郎的时候销光了。他还从不拖欠人家什么，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博得了大家的敬重。一八一一年那次大丰收，

他沉着地把东西囤在家里，慢慢销售出去，净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。论理财的本领，葛朗台先生像只老虎，像条巨蟒；他会躺在那里，蜷缩成一团，把捕获物打量半天再扑了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，倒进大堆的金银，再安安稳稳地去睡他的觉。如同一条吃饱喝足了的蛇，在那里镇定地、冷静地、有条不紊地消化他的食物一样。

他走过的时候，没有人不觉得他令人钦佩、令人敬重、却又令人害怕。在索米尔城中，不是人人都被他那钢铁般的利爪佛口蛇心地抓过一下吗？某人要买田，从克吕肖那里搞到一笔借款，利率要百分之十一。某人拿期票向德·格拉森贴现，先得扣下一大笔利息。在市场上，在夜晚的闲聊中，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。一些人认为这个经营葡萄的老手，他的财富简直是当地值得骄傲的东西。不少做买卖的，开旅店的，十分得意地对外来说：

“嘿，先生，百万富翁我们这里有两三家，至于葛朗台先生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少财产！”

在一八一六年，索米尔城里那些最会估算的人，估计那家伙的地产约值四百万；而在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七年间，平均每年的收入应有十万法郎，由此推算，他的全部现金大约和不动产的数目不相上下。因此，在茶余饭后提到葛朗台的时候，一些当地能人就说：“葛朗台老头吗？……他总该有五六百万吧。”要是克吕肖或德·格拉森听到了，准会说：“你倒厉害呀，我还从来不知道他的总数呢！”

听到巴黎来的什么客人提到罗特希尔德或拉菲特那些大银行家，索米尔人就会问：他们是不是跟葛朗台先生一样有

钱？巴黎人若一笑置之，回答说是的，他们便会面面相觑，摇着脑袋，难于置信一般。

偌大一笔财产使得这家伙的一言一行都蒙上了一层金子。如果说当初他的生活起居有什么地方给人家当做笑柄的话，那些笑柄则早已不复存在了。哪怕是一些细微的举动，葛朗台先生也享有绝对的权威，因为那是钦定了的。他的谈话、衣着、姿势、眨眨眼睛，在当地都具有法律效力。大家把他研究一番之后，就像科学家要用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一般，终于发现他最漫不经心的动作，也有着高深的、妙不可言的智慧。譬如，有人说：“今年冬天一定会很冷，因为葛朗台老头戴上了皮手套：该采摘和运回葡萄了。”或者说：“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，今年的酒一定少不了。”

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、买面包，每个星期都有佃户给他送来足够的食物：什么阉鸡、母鸡、鸡蛋、黄油、麦子，都是用来抵租的。他有个磨坊租给人家，租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，还得去把他的麦子拿来磨好，再把面粉、麦麸给他送去。他唯一的女仆，一个叫高个子娜农的，虽然不算年轻了，每星期六得替他做全家食用的面包。佃户中有种菜的，葛朗台便要他们供应蔬菜。至于水果，他收获的得大部分出售。烧柴是地边砍来的树篱，或是烂了一半的老树，由佃户砍下来，锯成小段，用车子运进城，给他送进柴房。他们一心巴结他，讨取几声谢谢。他的开支，据人家知道的，只有教堂里坐椅的租金、圣餐费、太太和女儿的衣着、家里的灯烛照明、娜农的工钱、锅子的镀锡、国家的赋税、庄园的整修和种植的费用。他新近买了一块六百阿尔庞的树山，托一个近邻照管，

答应给些津贴。自他置了这个产业之后，他才吃上野味。

这家伙的行为举止非常利落，说话不多，发表看法时，语气柔和，句子简短，尽些俗套子。在他抛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，逢到要长篇大论说一番，或跟别人讨论什么的时候，他便马上期期艾艾，弄得对方如堕五里雾中。这种口齿不清，前后两说，自相桢凿，以及闪烁其辞，把他自己的思想也弄得糊里糊涂的情形，人家还以为他缺少教育，其实完全是装蒜打伴儿的；在以后的故事里的一些情节中，将会阐述明白的。而且逢到要应付或解决生活上、买卖上的什么难题，他就用上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四字四句口诀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够，我不愿意，走着瞧吧。”

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，也从来不对别人写什么东西。人家跟他说话，他右手托着下巴颏儿，肘子靠在椅背上，冷冰冰地听着；可一旦拿定了主意，便言无二诺。最小的买卖，他也得思虑半天。通过一番巧妙的对话，对方还以为对自己心中的秘密做到了守口如瓶、其实早已漏泄春光的时候，他却答着：“我没跟太太商量过，什么都不能决定。”他把他太太当奴隶看待，然而在生意上却拿她当挡箭牌。

他到别人家里去，从来不吃请，也不请吃。他从不大喊大叫，似乎什么都要节省，连动作也在内。他时时刻刻尊重别人的所有权，从不动别人的东西。然而，尽管他说话细声细气，态度持重，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谈吐与习性，尤其在家庭里，用不着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克制自己。

至于相貌，他身高五法尺^①，矮矮胖胖，四四方方，腿肚子的圆周有一法尺，髌骨多节，肩膀宽阔；脸是圆的，晒得黑黑的，有几点麻子；下巴笔直，嘴唇不显任何曲线，牙齿雪白；冷漠的眼睛似乎能吃人，是一般所谓的蛇怪眼；前额上横皱满布，肉囊囊的，含义颇多；一些年轻人不知轻重地开他的玩笑，说他那满头黄不黄、白不白的头发是黄金里搀白银；鼻尖肥大，上面有颗血筋满布的肉瘤，人们不无理由地说，这只瘤里别有用心的东西多着呢。

这副脸显现出他有害人的诡计，没有热情的诚实；显现出他的自私自利；显现出他的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里，和他唯一关切的独女、他的唯一继承人欧也妮身上。而且姿势、举止、步态，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他只相信自己，这是他在事业上屡屡获得成功养成的习性。因此，葛朗台在表面上虽然善气迎人，骨子里却是铁石心肠。

葛朗台的穿着历来一个样，从一七九一年以来始终是那副模样儿。耐穿的鞋子，由皮带子系着；一年四季穿一双有褶子的毛袜，一条在膝盖下部由银箍扣紧的栗色粗呢短裤；上身穿一件方襟丝绒背心，闪光放亮，一会儿黄一会儿又变成了棕褐色；外面罩一件下摆宽大的栗色外套，系一条黑领带，戴一顶公会会教徒式的宽边帽子。他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样结实，要戴它一两年。为了不致把手套丢失，平时他总把手套放在帽子边边上同一个位置，从来不乱放。

关于这个人物，索米尔人知道的仅限于这些。

① 法国古长度单位，一法尺相当三百二十五毫米。

城里的居民有资格出入他家的只有六个人。前三个中顶重要的是克吕肖先生的侄儿。这个年轻人，自从当了索米尔初级法庭庭长之后，在本姓克吕肖之上又加了一个邦丰的姓氏，并且极力要把邦丰突出来。他的签名已变成克·德·邦丰了。要是有什么冒失的律师还称他为“克吕肖先生”，包管在出庭的时候要后悔他的愚蠢的。凡称他为“庭长先生”的，就可以得到他的庇护，对于称他为“德·邦丰先生”的马屁精，他更不惜满面春风地报之以微笑。庭长先生三十三岁，有一处叫做邦丰的田庄，每年有七千法郎的收入；他还等着两个叔父的遗产，一个是克吕肖公证人，另一个是图尔城圣马丁大寺教会的克吕肖神甫。据说这两个人都很有钱。三个克吕肖，堂兄弟不少，城里的姻亲也有二十来家；他们俨然结成了一个党，如同从前佛罗伦萨^①的那些梅迪西斯^②一样；而且，正如梅迪西斯有巴齐一族跟他们对垒似的，克吕肖也有他们的敌党。

有个二十三岁儿子的德·格拉森太太很热心去陪葛朗台太太打牌，她希望自己的宝贝儿子阿道夫能娶上欧也妮小姐。银行家德·格拉森先生也帮她使劲，对吝啬的老家伙暗中不断帮忙，逢到节骨眼上，从来不落后于人。这三位德·格拉森也有他们的同党、房族和忠实的盟友。

在克吕肖方面，本家的勒·塔莱朗神甫平时全靠做公证人的兄弟扶持，他竭力跟银行家太太争夺，想把葛朗台的大

① 意大利地名。

② 佛罗伦萨的一个大家族。